

# 人诗互证与情境还原

## 读谢冕诗文集《以诗为梦》有感

□李少君



谢冕近照



谢冕先生最新出版的诗文集《以诗为梦》及此前出版的诗集《爱简》，让人看到了谢冕先生本质上是一个诗人，诗歌重新建构了他的个人形象，一个敏感、内心丰富、有情怀和理想的诗人形象。

诗歌本身也具有直接呈现自我的力量，古人说“诗无邪”，诗就是直接表达个人情感和精神的，诗歌的感染力是最强烈和最强大的。所以，人诗互证，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。谢冕先生的诗和人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，他可以说是人诗互证的典范。

最初读谢冕先生的诗集《爱简》，我对洪子诚先生如此推崇这本诗集的重要性有些不解。后来越读《爱简》，越觉得这本诗集的价值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谢冕先生把真实的感受写下来，他从未打算发表这些作品，写完就塞进了抽屉里，成为“抽屉诗歌”。甚至连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也没读过这些诗歌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他才真正做到了“修辞立其诚”，这样的文本，才成了真正的心灵史料和精神档案，有了真正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价值。

《爱简》所选的诗作，多是1968—1972年间的诗歌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心灵史，比如《告别》《关于冬天的故事》等诗作，另外还有部分抒情诗。而《以诗为梦》里的诗作，主要选自两个时期，一是1948—1949年间，二是1974年前后。第一个阶段是诗人的成长期，第二个阶段是诗人来到云南边陲的时期。《以诗为梦》第一个阶段的诗，我认为堪称那个时代的典范之作。第二个阶段的诗，则是当代山水诗的美典。

谢冕先生的这些诗作，可以说既比较鲜明地体现其人诗互证的特点，又具有诗史互证的价值。

诗歌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凝练的文体，有时对一个时代的总体描述，用一两首诗就可以做到。顾城的“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，堪称一代人的形象写照。

谢冕先生的一些诗歌，也有这样的力量。谢冕先生的诗歌，有着自传性，比如他16岁时写的《摸索》，全诗如下：

像是个刚出生的婴儿  
我们来学习走路  
——来探讨这个陌生的世界

我们摸索着，爬着，方晓得  
除了我们生活着的世界以外  
别有一个天地

好些事使我们觉得新奇  
好些事使我们发生阻碍  
——愈摸索，愈深入，我们就愈欢喜

当我们走路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见  
绿色的原野和辽远的苍穹  
第一次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

这首诗，可以说少年的初探人世，而他另外一首诗《给姐姐》，则是一种心灵变化的记录，是青春主体的觉醒，也饱含着向着未来奋斗的冲动和欲望，全诗如下：

蜘蛛在四围布下的陷阱  
不幸的你做了牺牲

姐姐，看  
太阳挣扎着杀开重围的乌云出来了

异日你曾写过许多幸福的诗句

模糊的美好的幻影也曾映入你的心

善良的心祝福着双双北飞的燕

寄安康给奔波的它们  
可是，你自己——

乌云重又占领了天宇  
猛烈的风雨就要来临  
姐姐，让我们迎向奋斗吧

这一阶段是谢冕先生的成长时期，同时，他也经历了历史的巨变，青春期的焦灼与挣扎，时代的幻灭与希望交织在了一起，谢冕先生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创作时，曾经用过这样的概括：“诅咒黑暗，迎接光明”，确实，这是黎明前的黑暗的真实写照。谢冕先生诚实地写下了自己的感受，且具有一种直觉式的洞察力，比如在《夜》一诗中，他写道：“坟场上有残留的纸钱/谁家孩子的啼哭/引来猫头鹰凄楚的鸣叫/夜是大地受难的时候”，大地受难的黑夜，渴望着春天的到来；所以，在《春》一诗中，他又这样盼望：“蚯蚓翻松了冻结的泥土/春蠕动在田野……快把春天的种子/带向每一个发霉的角落”，这完全是那一个时代的直接的书写和象征，蕴含着清晰而深沉的寓意。

谢冕先生这一阶段的诗歌，最有代表性的是《天就要亮了》。这首诗堪称对一个时代的精准细致的素描，聊聊数笔，就将一个时代微妙的氛围点染到位，将一个时代的形象勾勒了出来。长夜漫漫，等待的黎明也是难产的。这首诗敏感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巨变前夕的阵痛，又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将之描摹刻画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十六七岁年轻诗人的天才之作，有着深刻真实的象征性。

当新的时代到来之时，胡风喊出的是“时间开始了”，谢冕先生则唱出了“迎春之歌”，在《山野》一诗中，他这样吟诵：“啄木鸟敲打着春天的音响/百合的号角吹醒冬日的噩梦/山野上的桃花怒放了/春涨的绿波涌上田畴/夜空上的星星装饰了梦的繁荣/问今夜花落几许/让骄阳抚拭枯草的伤痕/听一曲燕子迎春的歌吧”。

谢冕先生的这些诗作，堪称个人史和时代史的结合，这样的诗歌文本，在现代诗歌史上也非常罕见，既有人诗互证的确定，

又有诗史互证的深刻。

谢冕先生投身自然的怀抱，到了云南边陲。绮丽的云南山水安慰了焦虑不安中的他，就像壮丽山河曾经安慰过苦难中的杜甫一样，谢冕先生的身心在大自然中得到了释放和舒展，他写出了一批明媚动人的诗作，其中《曼锦兰》最有代表性，颇具地方风情和时代特色，全诗如下：

每天清早，曼锦兰撩起裙子  
来到澜沧江边挑水  
她把红色的江水浇灌田园  
于是，稻花香了十里，蛙声  
唱了十里

每天黄昏，山头的星星亮了  
曼锦兰还在低头锄草  
她把野草锄得干干净净  
江边种了芭蕉，山坡种了橡胶

夜晚，九十九座竹楼都亮了  
银灯  
曼锦兰在晾台上闪着幸福的眼睛  
明天一早，她要插上最香的  
洛达亨  
驾驶拖拉机去迎接黎明

澜沧江上绿色的孔雀  
黎明城边绿色的宝石  
曼锦兰穿一身绿色的裙衫  
她跳着舞，挑一副丰收的箩担

在这首诗里，抒情与叙事的融合恰到好处，情景交融的场面感，显得鲜活生动。平心而论，相比同类型的诗歌，谢冕先生的诗作一点也不逊色，一些诗作甚至可以说是当代山水诗和人物素描的美典，有着艺术的纯粹性，具有某种典范意义，展示了诗歌的审美魅力。

还有《沙查过河》，全诗如下：

落照满山时沙查过河

勐宽河为沙查壮行欢歌  
他抚着猎枪，斜挎着黑色的筒帕  
浪花在他脚下激起了旋涡

沙查前进的步履多么雄健  
尽管河水的冲力想让他退却  
这时节暮色从山上投了下来  
他的背影只留下模糊的轮廓

无数的悬崖峭壁等他攀缘  
还有莽莽的原始森林等他闯过  
河水啊，别再为难年轻的队长  
山寨里爱尼兄弟正焦急地把他盼着

他举起砍刀如金龙飞舞  
荒山坡上开出了鲜花万朵  
深山里他无数次搏击虎豹  
沙查的猎枪喷吐着红色的焰火

落照满山时沙查过河  
河岸上送别我心头火热  
眼前匆匆远去的矫健身影  
不正是一个民族在翻山过河

通过对年轻队长沙查的描写，谢冕先生写出了生产建设中奋进的民族的时代身影。

前面说过诗集《爱简》中的一些诗，堪称时代的缩影，比如《告别》《关于冬天的故事》，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情感史精神史，人作为一个情感和精神的载体，需要有文字的记录和印证，作为存在的痕迹和证据。

谢冕先生的这些诗歌，对于当代诗歌有着相当的启迪作用。人诗互证、诗史互证都在这些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，这些诗歌，把我们带入了历史的现场，继而产生代入感，有了真正的情境还原的意义。而真正好的诗歌，都是有情境还原的力量。比如杜甫的诗歌

就非常典型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诗歌就是用最精粹的文字对具体情境的截存，就是对具体情境的永久定格。明代王文祿称杜甫诗歌“叙事、点景、论心，各各皆真，诵之如见当时气象”，就是这意思。陈寅恪也说过：“中国诗虽短，却包括时间、人事、地理三点”，他说唐诗清楚地谈到时、地、人，谈到人的感情、关系，融成一气。故诗有史之意义。

强调诗歌可以情境还原的力量，强调诗歌创作的历史现场感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，就是AI时代正在汹涌来袭。AI现在也可以写诗了，但AI没有情感，也永远无法讲出诗歌后面的故事，讲出当时的场景和现场的感受和心情，无法情景再现，比如山水间的新鲜活泼感受，无法带领人亲身临其境，重新体验和感受作者当时的场景和心情。

诗歌是一种极具个人情感主体性的文学体裁，和小说散文相比，小说家、散文家只要把故事和主人公写好了，小说和散文就成立了，作者在小说散文的背后。但诗不一样，对诗的理解，一定要联系到作者也就是人本身，才能完成。否则，诗歌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。诗和人一定是相互对应的，诗如其人，人如其诗，正因为诗一定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，所以称为诗人，谢冕先生无疑是真正的诗人！

谢冕先生已经93岁高龄，他同时还在海峡出版集团出了一本散文集《昨夜闲潭梦落花》，收入了1987年12月至2023年12月写作的关于故乡的文章65篇，童年、母爱、亲情、友情、师生之情；岁时、美食；诗人、诗歌；山川美景、人文精神，这些与故乡有关的人、物、事分别被梳理到四辑中。在近日的新书发布会上，谢冕先生的总结发言特别令人感动。他指出，《昨夜闲潭梦落花》是对家乡——土地和母亲的致意、感谢，《以诗为梦》则呈现了“被遮蔽的谢冕”，无论是写于1948年—1949年的少年之作，还是写于1973年—1974年的西双版纳/瑞丽组诗，都体现了自己对诗歌纯粹性的追求和坚持。最后，他寄语说，诗歌是自由的、美好的、善的，生命因诗歌而美丽，希望大家共享美丽的人生。

《以诗为梦》，谢冕著，漓江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。

谢冕，著名学者，新诗理论家、作家，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、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，著有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《1898：百年忧患》《中国新诗史略》等专著十余种。

李少君，主要著作有《自然集》《草根集》《海天集》《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》等，被誉为“自然诗人”。曾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，海南省作协副主席，海南省文联副主席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《诗刊》社主编，一级作家。